

## 随笔

## 菜场“随手拍”

◆周云龙

不少朋友喜欢逛博物馆，每到一个陌生地方，必去博物馆“打卡”。我没有这样的雅兴，对农贸市场却更有寻访的好奇。在我看来，农贸市场也是博物馆，是一个地方农产品、水产品的原生态展示，那里有浓郁的地域文化，有质朴的乡土气息，有真实的生活百态。

他乡的菜场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感慨世界之大。家乡的菜场，让我思绪万千，更知稼穡之艰。

一天，我注意到露天摊位上出现一排带泥的青菜、大蒜、红薯……一个个摊位拍过去，特写、近景、中景。我突然奇想，或许可以做一个“泥土味”系列，发到微信朋友圈里，嘚瑟一下“家乡美”。

摊贩们一边吆喝，一边称重。面对我的“突然闯入”，他们也许认为我是潜在的客户，都很配合，不过，反应却是迥然不同。

有的奇怪：“这些带泥的土菜，有啥好拍的？”

有的调侃：“你，想给我曝光？”

有的淡定：“拍吧。又是拍抖音的吧？”

我一笑而过，不做解释。挤挤挨挨、人声嘈杂之中，他们也听不到我的解释。

我曾发现一个摊位上码放着齐齐整整的茼蒿、红萝卜，应该可以出片。摊主大姐笑着说：“拍都给你拍了，也帮我带个一块钱的葱呗！”

我自己不怎么做饭，所以我只是逛菜场却很少买菜。可是那天，我破例带回来一大把葱。摊主大姐会说话，不说“买”，却站在买方的角度说“带”。

还有一次，我经过一个海产品摊位前，放眼望去，各种贝类陈列，很是壮观。我知道它们大概是青蛤、文蛤、花蛤、白蛤之类，但是，具体哪一种对应什么名称，分不清。我在摊位前流连，想拍照存图，到网上查找。摊主一边麻利地撒壳取肉，一边瞄我一眼：

“嗨，不能拍！”

我走过去，讪讪一笑。不待发问，她又补上一句：“侵犯……肖像权、隐私权！”

我赶紧解释：“啊？对不起，我没有拍……”然后将手机相册打开，递给她看。摊主并不理会，一本正经地对我声明：“青蛤、文蛤、花蛤，它们也有肖像权、隐私权！”

我一听，开怀地笑起来。原来，嘈杂的菜场里，也不乏脱口秀人才。他们的乐观，沾着泥土气却不沾油腻；他们的幽默，带着海水味并不带稿本。他们一次次吸引着我，走过、路过、拍过。



记得老早，城里来的小明，最让我们羡慕的，不是他的自来水笔，也不是他的新解放牌球鞋，而是他身上带的电。

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。我们对电的认知，完全来自十几公里外的集镇电影院，电影院的大门口，高高地挂着一个大灯泡，它比正月十五的月亮还要亮，能清清楚楚地照见二黑子脸上的黑。我们没钱买票看电影，就挤在电影院的墙根听电影。二黑子坚信我可怜的想象力，就是那时候靠耳朵听出来的。

小明却让我们看见了电。小明是二黑子家的亲戚，他的父亲大约是出什么事了，就把他临时送到了乡下。难怪他叫小明，他比二黑子白，比我白，比我们村的任何一个女娃都白。那么白，他就只配叫小明。后来，我们的课本里，也经常会出现小明。我一直不明白，小明怎么会进了我们课本，也许是他身上的电的缘故吧。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根本不敢相信，一个人身上会带着电。那天晚上，我到二黑子家借宿，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。二黑子妈催我们快点睡觉，就不由分说地把煤油灯给吹灭了。房间里一下子黑了下來，黑得连那么白的小明都看不见了。我们坐在床上摸黑脱衣服。我和二黑子穿得差不多，外面一件油腻腻的大棉袄，里面套一件破旧的小棉袄，三下五除二，就脱了个精光。小明是一件件脱的，脱了外套，脱里面的毛衣。奇迹就在这一刻出现了，他往上脱毛衣时，毛衣忽然电光四射，发出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。

我和二黑子都瞪大了眼睛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的衣服，怎么会发出那么多的光，像夏天雷雨时，天边游走的闪电。我问小明，你的衣服为什么会发光？小明说，是静电。我又问，

## 回忆

## 静悄悄的电

◆孙道荣

什么是静电？小明说他也不知道。二黑子说，静电嘛，就是静悄悄的电呗。

我才不信二黑子的鬼话。镇上电影院的电，也是静悄悄的啊，怎么没听说叫静电？那一晚，我第一次失眠了，在无边的黑暗中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我的眼前，老是闪出那些小火花，它们把乡村黑漆漆的夜晚，撕扯成了一块块闪亮的小碎片。

第二天，小明告诉我们，不是他带电，是他身上的衣服，带着静电，在黑暗中脱衣服时，静电就会发光，发出细微的炸裂声。我和二黑子也穿着衣服啊，为什么我们的衣服不带静电呢？难道连静电也看不起我们这些乡下的娃吗？

小明身上带电的消息，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庄。队长的儿子，甚至想在小明的衣服上挂个电灯泡，看他身上的电，能不能点亮灯泡。小红是女娃的头，她大大方方向小明伸出一只手，我第一次看见小明竟然扭扭捏捏了。最后，在我们的起哄声中，小明才从衣服兜里，伸出了他的一只手。当小明的手和小红的手，快要触碰到一起的时候，小红的手，却突然打了个激灵，飞快地缩了回去。多年以后，回到村庄的小红聊起那段往事，说没想到那个城里来的男孩身上真的带电，“那次，我真的被电到了。”小红的话，引得晒墙根的一群中老年妇女哈哈大笑。

我知道那是静电。

我和二黑子也先后离开乡村，来城里谋生。我们走的路却不一样，他

是把庄稼地留给了父母，自己来城里打工，我是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城里工作。我们都在城里买了房子，都在努力还贷，唯一的不同是，二黑子是为他儿子买的房子，他自己则打算老了之后，还回乡村养老过日子。

我和二黑子在城里碰面的机会并不多，除非遇到他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他才会跑来找我，帮帮他的忙。有些事，我也帮不上忙，我们就找小明。小明已是明总，我们觉得很难的事情，在他那儿，也许只是小事一桩。有一次，我陪二黑子去明总的公司，到了明总办公室门口，二黑子用手去推镶着金边的门把手时，忽然像触了电一样，弹了回来。我忙问他，怎么了？二黑子讪讪一笑，难为情地说，我身上静电太多了，刚被电着了。

我看看他身上穿的不知哪弄来的旧工作服，敞开的衣领里，能看见里面线口已散边的旧毛衣。我本来想跟他说，这些腈纶衣服，今后少穿一点吧。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我想起了若干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小明身上的静电在漆黑的夜晚游走，曾经多么耀眼。

那些看不见的、静悄悄的电啊！



## 诗鉴

## 大地

◆王凤仪

当冰层裂开时  
一颗星星坠入大地的褶皱  
测绘仪在苔原沉默  
记下冻土结痂的厚度

信天翁胃里的鱼虾  
正缓慢溶解成月光  
那些被经纬线标注的鲸鱼  
潜着水探索深海的奥秘

季风在油井的喉管里  
发出低低的潮声  
钢筋混凝土的毛细血管末端

一片雨林正逆向生长

候鸟衔来新罗盘  
校准地轴倾斜的忧伤  
当人类学会在大自然呼吸  
泥土将重新丈量生命之长



## 希望

◆赵恬悦

我在河边散步，  
微风吹过，  
吹皱了河面，  
吹醒了大地。

站在桥上，  
看着播种的农夫，  
一颗颗种子像精灵在舞蹈，  
顺着指缝，  
我看到了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

那天跟退休多年的老友聊天，说起了当年的抓阄儿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很多东西都属于紧俏商品，得凭票证才能购买。比如当年就有缝纫机票、自行车票、大衣柜票等等。因为人多票少，如何分配就是个大难题。不知最早是谁想出了“抓阄儿”这个好办法。这样相对公平。

记得当时我所在的班组共有17人。有一次分到一张“自行车票”。这

## 趣味

## 抓阄儿

◆栾郁荣

张自行车票格外金贵，每个人都期盼着得到。老组长说：“咱们还是老规矩抓阄儿吧！”随即撕了17张纸条，在其中一张上写“有”，其他的都写“无”。

把纸条揉成小纸团，撒在桌子上，招呼每人抓一个。这时有个小伙子喊：“等一会儿！我先用香皂洗洗手，免得手臭抓不着。”

抓阄儿的时刻到了，每个人都紧张万分，小心翼翼地抓起一个，急切地打开。当然，最后只有一个人兴高采烈。于是老组长安慰大家：“别着急，下次还有机会。大家都有机会。”于是大家又期盼着下一次抓阄儿的好运气。